

66岁的汪恩华做梦也没有想到，二三十名“小平头”会在半夜时分，开着一台挖掘机，来强拆他和老伴所住的一栋二层小楼。等他的儿子闻讯赶到现场时，房子已被推倒近一半，整个面目全非。

在民警赶到前，除挖掘机驾驶员因车速缓慢被抓外，其余二三十名“小平头”均消失在夜色中，不知行踪。

什么人胆子这么大，竟敢在寒冷的冬夜上门拆房？房主怀疑是街道和社区雇人所为，而街道和社区均否认参与了此事，并怀疑是房主为了获得高额补偿而自导自演的一场闹剧。

□快报记者 顾元森 刘向红



漂亮的二层小楼被强拆后已不堪入目 本版摄影 快报记者 施向辉

大半夜的，挖掘机 扒了我的家

二三十名“小平头” 开着挖掘机深夜扒房

事情来得突然。

66岁的汪恩华与老伴在六合区参加完朋友的婚宴，已是昨天零点多，“我们正准备打车回家，突然接到一个电话，说来了很多人，开着挖掘机，正在扒我们家的房子。”汪恩华说。他的家位于六合区葛塘街道欢乐社区大汤三组。

通风报信的是住在汪恩华家边上窝棚里的一名拾荒者。由于和拆迁办谈破裂后，屡遭有关人员

强拆的威胁，汪恩华每次离家时，都会请拾荒者帮助照看。

“我们这个组大部分人家都已拆迁了，现在只剩我和另外两户人家。”汪恩华说，他预料到迟早会发生这种事。

接完拾荒者的电话，汪恩华立即电话通知自己的两个儿子汪晓冬和汪晓峰，而汪晓冬是遭拆房屋的产权人。

零点20分左右，住在大汤三组附近的汪晓峰与妻子开车赶到了现场，途中汪晓峰还报了警。

除了汪家和另一户孙姓人家的房子矗立外，大汤三组的其余40多户人家都已搬迁，夜色下到处是一片废墟。

距家20多米远时，汪晓峰停下车，眼前情景，让他“差点发疯，热血直往头上涌”。一台挖掘机正在扒他家的房子，二层小楼西侧部分被推平，面积达100平方米左右，钢筋和混凝土散落一地，一台空调的外机埋在混凝土中间，已经

此时周围一片漆黑，没有其他人。

汪晓峰见对方面多势众，不敢硬来，便大声说：“我已

经报警了，你们是什么人？谁派你们来的？”

“听说我报警后，对方可能有些心虚，几个‘小平头’嘀咕了几句后，喝令我将轿车移开。”汪晓峰说，“见我站着不动，其中一人上前抢过我的车钥匙，将我的车开到旁边。”随后，挖掘机从轿车旁驶过，二三十名“小平头”一哄而散。

汪晓冬告诉快报记者，关于他家的拆迁问题，从2009年9月份开始，陈书记已多次与他们进行沟通，但由于拆迁价格分歧较大，双方一直没有达成一致意见。

“过去了，汪晓峰的大哥汪晓冬赶来，‘快追挖机！’”汪晓峰大声提醒哥哥。兄弟俩立即开车追了过去。追出几百米后，终于看到挖掘机。此时“小平头”们已不见踪影，只有司机一人开着挖掘机慢慢前行。汪晓冬加大油门超车过去，将挖掘机拦下。挖掘机驾驶员是一名青年男子，兄弟俩上前将他控制住，并再次报警。

民警赶来后，挖掘机驾驶员先是一问三不知，随后又是前言不搭后语。

挖掘机驾驶员称是一个姓王的老板叫来的，并说出了一個手机号码，但当民警接通老板电话后，对方矢口否认，“我不

被拆扁。

在挖掘机周围，有五六七个青年男子，“他们都是‘小平头’，穿着黑色外套，我不认识他们。”汪晓峰立即将车子开过去，挡住挖掘机的去路，然后下车喊道：“你们是什么人，凭什么扒我家的房子？”

让汪晓峰夫妻俩没想到的是，就在他们下车后，有二三十名“小平头”从黑暗处窜了出来，年龄都在20岁左右，手里大多拿着半米多长的铁棍，气势汹汹，“你不要多管闲事，没你的事！”汪晓峰说，每次接到电话后，他和老伴都十分害怕，因为“我不知道打电话进行恐吓的是什么人，担心遭遇不测。”

其实，汪晓冬的房子遭遇“黑手”已不是第一次。

2009年1月的一天中午，有四个青年男子趁汪晓冬父母不在家，带着工具偷溜过来强拆。“半个小时后，我们就闻讯赶回来时，房顶的一些瓦片被掀掉，几个门窗也被拆掉。”汪晓冬说，“那几个人见我回来，掉头就跑，其中一个男子被我抓住，送到了派出所。”

事后，汪晓冬了解到，这几个拆他家房子的人，“是我们本地的一个工头王某指使的。王某也承认是他让手下人干的。在派出所的协调下，王某答应将受损的房子修复，但始终不见行动。”

后来，“大汤三组所在的欢乐社区陈书记出面协调，并答应派人尽快将房子修好。可直到现在，也没有人来给我们修。”汪晓峰说，“见我站着不动，其中一人上前抢过我的车钥匙，将我的车开到旁边。”随后，挖掘机从轿车旁驶过，二三十名“小平头”一哄而散。

由于对方手上有凶器，汪晓峰没敢上前阻拦，眼睁睁看着他家的拆迁问题，从2009年9月份开始，陈书记已多次与他们进行沟通，但由于拆迁价格分歧较大，双方一直没有达成一致意见。

“过去了，汪晓峰的大哥汪晓冬赶来，‘快追挖机！’”汪晓峰大声提醒哥哥。兄弟俩立即开车追了过去。追出几百米后，终于看到挖掘机。此时“小平头”们已不见踪影，只有司机一人开着挖掘机慢慢前行。汪晓冬加大油门超车过去，将挖掘机拦下。挖掘机驾驶员是一名青年男子，兄弟俩上前将他控制住，并再次报警。

民警赶来后，挖掘机驾驶员先是一问三不知，随后又是前言不搭后语。

挖掘机驾驶员称是一个姓王的老板叫来的，并说出了一個手机号码，但当民警接通老板电话后，对方矢口否认，“我不

知道呀，我没有让人开挖掘机呀！”挖掘机驾驶员随即改口，“不是他叫我来的，是几个年轻人喊我来拆房子的，他们刚刚跑了。”

挖掘机驾驶员不配合，民警一时也难辨别真假，只好将他带回葛塘派出所，同时通知了刑警前来现场拍照取证。

**四个月内
多次遭遇“黑手”拆房威胁**

其实，汪晓冬的房子遭遇“黑手”已不是第一次。

2009年1月的一天中午，有四个青年男子趁汪晓冬父母不在家，带着工具偷溜过来强拆。“半个小时后，我们就闻讯赶回来时，房顶的一些瓦片被掀掉，几个门窗也被拆掉。”汪晓冬说，“那几个人见我回来，掉头就跑，其中一个男子被我抓住，送到了派出所。”

事后，汪晓冬了解到，这几个拆他家房子的人，“是我们本地的一个工头王某指使的。王某也承认是他让手下人干的。在派出所的协调下，王某答应将受损的房子修复，但始终不见行动。”

后来，“大汤三组所在的欢乐社区陈书记出面协调，并答应派人尽快将房子修好。可直到现在，也没有人来给我们修。”汪晓峰说，“见我站着不动，其中一人上前抢过我的车钥匙，将我的车开到旁边。”随后，挖掘机从轿车旁驶过，二三十名“小平头”一哄而散。

由于对方手上有凶器，汪晓峰没敢上前阻拦，眼睁睁看着他家的拆迁问题，从2009年9月份开始，陈书记已多次与他们进行沟通，但由于拆迁价格分歧较大，双方一直没有达成一致意见。

“过去了，汪晓峰的大哥汪晓冬赶来，‘快追挖机！’”汪晓峰大声提醒哥哥。兄弟俩立即开车追了过去。追出几百米后，终于看到挖掘机。此时“小平头”们已不见踪影，只有司机一人开着挖掘机慢慢前行。汪晓冬加大油门超车过去，将挖掘机拦下。挖掘机驾驶员是一名青年男子，兄弟俩上前将他控制住，并再次报警。

民警赶来后，挖掘机驾驶员先是一问三不知，随后又是前言不搭后语。

挖掘机驾驶员称是一个姓王的老板叫来的，并说出了一個手机号码，但当民警接通老板电话后，对方矢口否认，“我不

拆迁办与社区工作组人员没有威胁过他们，但最近几个月来，他们父子三人多次接到过不明身份者的电话，“对方在电话里让我们快点搬，不要多事！”汪晓冬说，他是生意人，曾有周边的混混找上门，我们政府是不敲这么干的！”

挖掘机驾驶员不配合，民警一时间也难辨别真假，只好将他带回葛塘派出所，同时通知了刑警前来现场拍照取证。

拆迁办与社区工作组人员没有威胁过他们，但最近几个月来，他们父子三人多次接到过不明身份者的电话，“对方在电话里让我们快点搬，不要多事！”汪晓冬说，他是生意人，曾有周边的混混找上门，我们政府是不敲这么干的！”

这位负责人说：“现在我们行政裁决书已经下达，被拆迁户也清楚，如果收到裁决书后15日内他们没有异议，我们有权按规定进行强制拆除。所以汪家极可能是想指使人拆自家的房子，企图将此事向拆迁办身上扯，给我们施加压力，以给自己谋取进一步的利益，这种可能性是存在的。”

对于这种说法，汪家父子矢口否认：“这怎么可能呢？我们怎么会拆自己的房子呢？退一步说，假设拆房的人是我们指使的，那我们为什么要抓住挖掘机驾驶员呀？这不是给警察留下柄嘛？我们没有这麼傻吧！”

汪晓冬说，社区的确曾经向他送达过行政裁决书，但他没有收，因为他认为这份裁决是不公平的，“我们500多平方米的房子，凭什么裁决只给我们60多万元？”

汪晓冬称，按照他们的想法，他们应该得到三套经济适用房，其余再拿一定的补偿款，“我们父子三个，应该每家分一套，如果只给我们两套房子，让我们到哪去买房呀？”

陈必法说：“半夜1点左右的时候，汪恩华打电话给我，说他家的房子被人拆了，我当时就要求他立即报警，不管怎么说，半夜偷偷拆人家房子肯定是违法的，我们同样希望公安机关能尽早查清事实真相，不要让我们拆迁方背黑锅。”

陈必法告诉快报记者，根据拆迁进度，大汤三组拆迁应于去年底完成，为此该镇拆迁办向六合区政府提出行政裁决。2009年12月30日，区政府下发了行政裁决书，裁决书明确规定，汪家的补偿只能按有关规定补偿61万元，按相关规定申购经济适用房，裁决书称被拆迁人须于15日内进行搬迁，如果不服该裁决，汪家可向上一级政府部门申请行政复议，或者向法院提起诉讼。

“我根本不认识王某，他的所作所为，与拆迁办一点关系也没有。”陈必法说，当时汪家房屋被王某拆后，汪恩华曾经打电话给王某，但王某不理他。“我考虑到汪家的实际情况，请人将汪家的门锁修了一下，但这并不表示社区与王某有关系。”

陈必法说，“裁决书是上月31日发给汪家的，再过几天就15日

期满，根据规定，我们可以进行强拆。我们怎么可能等不了这几天，趁半夜偷偷拆他家的房子呢？放着合法的事情不干，去干违法的事，我们政府是不敲这么干的！”

在葛塘街道与欢乐社区采访时，有关负责人向快报记者作出了他们的猜测，“有可能是汪家人自导自演的一场闹剧。”

这位负责人说：“现在我们行政裁决书已经下达，被拆迁户也清楚，如果收到裁决书后15日内他们没有异议，我们有权按规定进行强制拆除。所以汪家极可能是想指使人拆自家的房子，企图将此事向拆迁办身上扯，给我们施加压力，以给自己谋取进一步的利益，这种可能性是存在的。”

对于这种说法，汪家父子矢口否认：“这怎么可能呢？我们怎么会拆自己的房子呢？退一步说，假设拆房的人是我们指使的，那我们为什么要抓住挖掘机驾驶员呀？这不是给警察留下柄嘛？我们没有这麼傻吧！”

汪晓冬说，社区的确曾经向他送达过行政裁决书，但他没有收，因为他认为这份裁决是不公平的，“我们500多平方米的房子，凭什么裁决只给我们60多万元？”

汪晓冬称，按照他们的想法，他们应该得到三套经济适用房，其余再拿一定的补偿款，“我们父子三个，应该每家分一套，如果只给我们两套房子，让我们到哪去买房呀？”

对于这个说法，陈必法称是不可能的，“汪晓峰的户口已经迁到了其他镇，按照政策规定，他不能在葛塘再享受经济适用房，给他家三套经济适用房是不合规定的，再说如果我们给了他家三套房，超出了规定，这将让我们对其他拆迁户怎么交待？”

左迎春说，目前拆迁方不承认指使人拆自家的房子，但拆迁办实施了强拆，如果事实如此，案情就相对简单了，公安机关调查后，可以将幕后指使者找出来，让其接受法律的制裁。但有一种可能性，就是拆迁方指使人拆了汪家的房子，如果这种可能性最终被证明是事实，那么拆迁方也必须承担法律责任，这是因为在拆迁过程中，汪家的房屋目前并没有被列为强制拆除对象，在法律上仍然是汪家拥有的财产，不管是政府还是其他部门，都无权擅自进行破坏。如果拆迁方严格按照拆迁方面的法律法规和程序办事，则另当别论。

左律师说，在拆迁方没有参与半夜拆房的前提下，目前拆迁方的做法在法律上并无不可，拆迁方向被拆迁户送达行政裁决书后，如果他还是抱定150万元这个数字不放，我是不会跟他谈的，因为这是违反政策规定的，我怎么能答应呢！”

汪晓冬说，平时这套房子主要是父母住，但他和弟弟有时也住在这里。

所以他跟着那几个青年男子来到大汤三组，根据他们的指点，他开始拆那栋二楼房屋，拆了一半后，有一男一女来到现场，这时他才知道几个青年男子不是房子的主人。

派出所有关负责人称，昨天上午，他们通知了挖掘机的老板，要求他来到派出所接受调查，挖掘机老板在派出所承认当晚驾驶挖掘机拆了房屋却找不到元凶，甚至他还被拆迁人认为是自家使了“苦肉计”，大概闻所未闻。汪家的愤怒和冤屈

汪晓冬的父亲汪恩华说：“我们要求拆迁办补我们三套房子，或者把价格给我们提到150万元，因为拆迁办按照的政策是2005年的文件，可现在房价多高呀，给我们105万元，我们到哪去买房呀？”

葛塘街道张主任表示，对于汪家的房子的拆迁问题，他比较清楚。虽然汪家的住房面积达560多平方米，但汪家的产权证上只有160平方米，其余的都是违建。按照房屋拆迁的规定，拆迁方只能按照产权证上的面积进行补偿，但拆迁方为了照顾百姓的利益，对汪家的拆迁补偿已经按照政策范围内的上限，目前拆迁方愿意给出110万元的价格，实际上这是非常照顾他们了，但他们仍不满意。

昨天上午，汪晓冬与汪晓峰兄弟俩来到自家门前，两层小楼已经被推倒近一半，大量砖块和混凝土散落在地，一台空调外机卡在一块混凝土下，已经变形。周围的民房大都已经拆掉，只剩下一堆废墟，偌大的场地已经成了一个大工地，汪家的两层小楼在这片杂乱的工地上，显然突兀而被打败。

汪晓峰指着自己的房子，心痛不已：“虽然我们兄弟俩不经常见面，可我父母一直住在这里，里面的家具、电器一应俱全，他们深半夜来拆房，如果我父母在家里，那还不出事？即使他们强行把我父母从房里拽出来，60多岁的两位老人肯定会被吓得不轻，他们这帮人还有没有良心呀！”

汪晓冬称，他的这处房子是1994年建好的，当时建了300多平方米，2003年左右又建了200多平方米，总共花了三四十万，村里其他住户都用红砖砌房子，而汪家是用钢筋混凝土建房，成本明显高于其他村民，而且汪家花了好几万进行装修，现在政府因为拓路、建经济适用房要拆迁，对此他们不仅是不支持，但拆迁方不能不考虑他们的切身利益。

房屋面积多少，是汪家与拆迁办的一个矛盾焦点。

汪晓冬称，自己的这处房子共两层，总面积560多平方米。大汤三组早在去年6月就开始拆迁，村上共有50多户人家，大多数人家已搬走。

“但我们因为价格没有谈妥，就一直没有搬。”汪晓冬说，“我家这么大的房子，拆迁办只答应给我105万元，我们的要求是150万元。”

汪晓冬说，平时这套房子主要是父母住，但他和弟弟有时也住在这里。

»快评

“黑拆迁” 必须大白于天下

□快报评论员 西风

汪家遭遇的“黑拆迁”真是黑透了。我们也听过不少趁着黑夜强拆居民房屋的事件，而且基本上都被证实为拆迁方所为，或者拆迁单位指使的黑恶势力所为，像汪家黑暗中被挖掘机拆了屋顶却找不到元凶，甚至还被拆迁人认为是自家使了“苦肉计”，大概闻所未闻。汪家的愤怒和冤屈然比一般的拆迁户要大。

我想，这件事派出所出面所出了，从侦查技术层面上找到“黑拆迁”的始作俑者不是个难题，即便先抓到打手，幕后主使很快会现身。问题是这样的拆迁纠纷实在是个烫手的山芋，派出所未必去认真介入，介入了，查出嫌疑，牵出背后的公权势力，怎么办？因为现在的强拆多是政府工程，有的甚至是公共事业，虽然手段“黑”了些，但也是给“钉子户”、漫天要价的“黑”逼的。《蜗居》里那个陈福来，动用的是街坊混混，但面子上还是挂着政府工程的幌子，以显得暴力的“革命性”。这样的尴尬，随着房地产拆迁市场化、法制化、规范化进程的加快，可能越来越多地出现在一些地方。

“黑拆迁”是公平正义的敌人，是对法律的嘲讽，更是欺民害民的魔手。让强拆的真相大白于天下，很重要。这样的“白”对驱除“黑拆迁”，斩断“黑打手”，还原和谐社会，有特别的意义。不能像拆迁办那样，对非法强拆不以为然，却对居民的利益之敏感而敏感。法与利相比，不可同日而语。

城市拆迁，是一个敏感和引人关注的话题，政府希望通过拆迁，改善民众居住条件，建设公共生活设施，但是在拆迁过程中一些与之相关的职能部门工作人员的渎职行为，导致非法交易不断，暴力拆迁频现，群众怨声载道。这一切也引起了各级检察机关的高度重视，检察机关可对拆迁过程中存在的渎职行为进行公诉。因此，